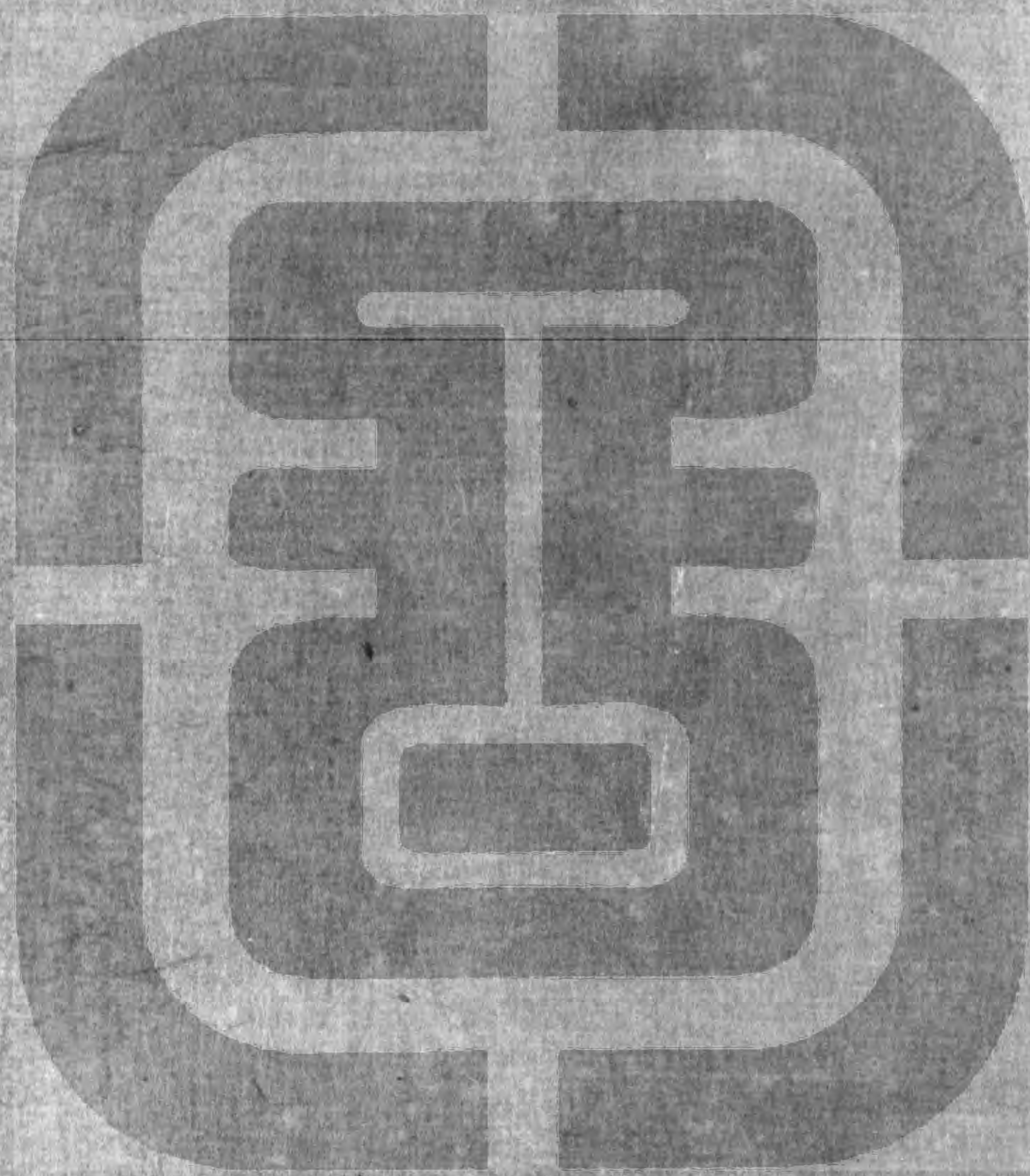


宋繫太平御覽



寅
9.05

水部 鱗介部 三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

又顧命曰大貝鼈鼓在

又義疏曰有紫貝質白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

徑一尺七寸今九真交阯以為杯盤寶物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泉則江生大貝

爾雅曰貝陸居賸方透在水者蝸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

大者鮪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小者鯖今細貝亦有

南青玄貝貽貝貝黑色餘貽池黃白文以黃為質餘泉白黃

音青玄貝貽貝貝黑色餘貽池黃白文以黃為質餘泉白黃

音青玄貝貽貝貝黑色餘貽池黃白文以黃為質餘泉白黃

音青玄貝貽貝貝黑色餘貽池黃白文以黃為質餘泉白黃

音青玄貝貽貝貝黑色餘貽池黃白文以黃為質餘泉白黃

螺

蚌



水部

卷九百四十一

單桂

文以白為質黃為文點今之肥音博而頰頰者中央廣兩
音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今之肥音博而頰頰者中央廣兩
人蝸蝓大而險汚薄噴小而精即上小貝謂狹而長此
說文曰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也音貝中肉切
汲冢別書王會稽其人豈貝共人吳越之蠻
漢書曰文帝賜尉佗書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後周書曰步落稽婦人多貫蜃貝以為飾音區味雷大音
隋書曰燕求國大人用鳥羽為冠飾以珠貝
唐書曰吐渾國婦人辨髮紫後綴以珠貝
又謂拂菻國有大貝車渠音火戎流則謂蚌貝
淮南子曰商賈文王於羨里於是散其生乃以千金求天
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五百為一朋也
山海經曰號山之尾其上多玉魚水出焉其中多文具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中多貝貝甲中肉如科

又曰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爰有文具紫貝也
南州異物志曰交阯以南海中有大文具質白文紫天姿
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煥爛音來所與世無異者
六韜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羨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
求环物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貝百馮詩作
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
石音之
相貝經曰珪延得大貝於昌陽弱泉為五帝瑤器也得拘
委何貝大如輪為文王壽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殼於昭陽
觀以消惡霧音人曰參脈
又曰瀨水貝可以制甘海貝如珠可以治水毒也浮貝
投水則浮也營貝使童子愚女子淫音使
嶺表錄異曰紫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採以為貨

南越志曰土產明珠大貝即紫貝也

易說卦曰離為羸注曰剛在外也

周官天官主鼈人曰祭祀供廬羸蜺以授醢人羸蜺輸也鄭司農云

海之濱必可伐

廣志曰海文蠹數種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為酒杯

魏書曰漢末天下荒亂率乏糧穀表術在江淮取給蒲羸

宋書曰元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酒及甘橘張暢宜

北史曰隋劉臻性好噉螺蜺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淮南子曰羸蠹愈燭睨羸附螺也蠹細長此皆治目之藥

水經曰桂陽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

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石

山海經曰旬山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闕澤其中有此羸紫色也

又曰邽山濛水出焉有螺魚身而鳥翼見則其邑大水

還見有飲飯湯火處端疑之於籬外窺之見一少女從籬

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使卿後得婦當還

去今無故相伺不宜留此忽有風雨而去

徐衷南方記曰馬軻贏大者圍九寸長四寸細者圍七寸
長三寸螺殼非此南州異物志曰鸚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
鵡故以名肉離殼食唯以筋自係於殼飽則入殼中若為
魚所食殼乃浮出為入所得質自前支紫中崔豹古今注曰蝸牛宛轉有草紋縛為結似螺髻如蠶而脚似蜘蛛
交州異物志曰寄居山羸蟲而長如蠶而脚似蜘蛛又曰螺大者如莛一邊重可為酒器如蠶而脚似蜘蛛
又曰吒螺着海邊樹上見人吒如人聲可食
又曰蒼螺江東人以為梳假猪螺曰南有之厥為甲香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水口下流數里有螺亭臨江昔一少
女曾與伴俱乘小船江漢採螺既逼暮因停沙邊共宿忽
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乃見群螺張口無數相與為災來

破舍噉此女子同侶諸姬當時惶怖不敢作聲悉走上岸
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斂喪骨薄埋林際歸報其家經四
五日閒近所埋處齏見石冢穹窿高十餘丈頭可受二十
人坐也今四面有階道髣髴人家其頂上多螺殼新故相
仍鄉傳謂之螺亭

世語曰衛瓘大康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
而行瓘終見誅

廣五行記曰晉武帝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螺其年
楷卒又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

嶺表錄異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背故以此名
殼上青綠斑文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
杯奇而可翫又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
酒器制小螺為足綴以膠漆

葛龔薦戴昱曰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
老分昱將妻子逃舊業入虞澤結茅為室拮穫野豆拾掇
羸蚌以自振給大青石受二氏遠內大堂唯此蚌殼
易通卦驗曰小雪雉入水為蜃

爾雅曰蜃小者珧珧玉也即蚌音遙

說文曰鮒步梗切蚌也結巨栗切蚌音也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鮪蟹蟹大蛤也升蚌蜃之屬

周書曰成王時具區獻蜃鄭玄注曰

大戴禮曰十月雉入淮為蜃蜃者蒲蘆也

春秋後語曰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臣來

過小水見小蟬方出暴而鵲啄其肉蟬合而挾其啄啄口

啄其肉音張角切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蟬脯脯蟬

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鵲兩不相捨漁父
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人相支以弊其眾臣恐強
秦之為漁父也故願大王熟計之趙王於是乃止人亦
翻志曰孔融與韋康書云元將仲將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陳書曰武帝雅尚恭儉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
蚌盤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不性懷水
因燧而燄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之人食六畜產食水
舉子州車屠狄謂趙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蛙唱於
北而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少家大豪出於汗澤天下諸侯
皆以為寶狄冷請退也

淮南子曰季秋爵入大水為蛤爵依電之雀本飛鳥
又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耨插屬也蜃大蛤

太平御覽 卷之四十一 五

又曰孟冬冰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雉陽鳥也三歲故隨陰氣入水為蜃蜃大蛤也

又曰明月之珠出於蚌音蚌珠有夜光之明月生於蚌中

又曰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表也是以

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解角也月者陰之宗也

月虧而魚腦減月死而螺蚌病病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羸蠃之內時多疹

病毒傷之害

又曰明月之珠蜃蠃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

而我之害我猶人也

又曰蠃象之病人之寶也蠃大蛤中有珠象可選人之病

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以利欲為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

西京雜記曰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有

百金皆用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越地形記曰夏靖答車茂引論鄞縣書曰其蚌蛤之屬目

所希見耳所未聞

徐衷南方記曰白珠蟬殼長三寸半漲海中深六七丈去

岸四五十里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木履山東帶採海門凡海採者皆山

其門故以為名多香螺交蛤之屬

博物志曰東南之人食水之產西北之人食六畜產食水

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珠味不覺其腥臊也食六畜產者狸

兔鼠雀以為珠味不覺其膻焦也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

以為貴國人採

交州異物志曰烏游山居射翠取羽剖蚌採珠

在昉述異記曰淮水中黃雀至秋化為蛤至春復為黃雀
五百年化為蜃蛤

嶺表錄異曰珠池簾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
珠池每年脩貢珠戶入池採珠皆採老蚌剖而取珠池在
海上疑其底與海通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彈丸者亦時
有得徑寸照室之珠卒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貫之以篾
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將捕燒之以薦酒肉也中有細
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晉山
延篤與高義方書曰今茲以五經為鼎簠書傳為俎籩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蟬也宜勿以為念中六十六志
郭璞江賦曰紫虬如渠洪蚌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
應節而揚葩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二

鱗介部十四

蛤

蛭變

三蠃

車螯

移角

姑勞

羊蹄

蛤蜊

蘆雉

蚶

烏頭

下來蟻

越王

蠣

蜆

蟹

蛤

易通卦驗曰立冬鸞雀入水為蛤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雀入大水為蛤

汲冢周書王會曰東越海蛤

東越則海蛤也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

乘隻人遊壘入水中

又曰徐之才初遷豫章王綽國常侍隨綽入北有一人患

足跟痛諸醫咸莫能識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
乘船入海垂腳入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之得
蛤子二大如榆莢脈氣平其養其人欲殺使中待解
淮南子曰土龍致雨鸞鴈代飛鸞春南而蛤秋北也蛤蜊珠龜與月
盛衰凡今日乘舟必具奇人入水必欲
呂氏春秋日月者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
則蚌蛤虛群陰湫夫月形于天而群陰化乎淵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云仙家之藥有白水靈蛤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靖養志唯典籍是樂有
先人草廬廬下有陂魚蛤生非身所耕則不食也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
雲南記曰新安蠻婦人於耳上懸金環子聯貫瑟瑟帖於
鬚側又繞腰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為珂珮

博物志曰東海有蛤鳥常啖之其肉消盡殼起浮出更薄
在沙中岸邊潮水往來碣薄蕩白如雪入藥最精勝採取
自死者土蛤
崔豹古今注曰鳥鴈常在河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
食蛤不銷隨其糞出用以為藥倍勝常者今曰
本草經曰文蛤表文味鹹無毒主除陰蝕惡創五痔大孔
盡血生東海方
左思賦曰蚌蛤珠胎與月虧全至
臨海水土物志曰蚌變似蛤如鯁大所也
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蠃音
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蠃似蛤謂
臨海水土物志曰車螯土

沈約宋書曰廬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劉湛為長史
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
別立厨帳會湛入煥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
此設義真曰其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酒既于湛因起曰既
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謝靈運答弟書曰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嶠不如鄞縣車
螯亦不如北海

臨海水土物志曰移角似車螯角移不正名曰移角

臨海水土物志曰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臨海水土物志曰羊蹄似蚌味似車螯羅江水盧有之

蛤蜊

宋書州王融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沉昭略未相
識昭略屢顧昫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
於扶桑人於陽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
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若長
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淮南子曰若王方捲龜殼而食蛤蜊
抱朴子曰若士所食此必草也又海中自有蛤蜊螺蚌之
類未加養凡人所不能噉况君子若士乎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
唐書曰元和中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生

謂裴度日嘗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忠正卿可求此人
與之度出以訪人或有言孔戣諫者度即日以聞乃命之
廣志日巨延州以蚶與行估貨易

臨海水土物志日蚶側徑四尺也
盛弘之荆州記日始安郡駭鹿山山上有石室鑿內輒得
骨非獲蚶

嶺表錄異日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蚶音于

項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

壠故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

酒俗呼爲天齋炙喫多卽壅氣背膊煩疼未測其本性也

臨海水土物志日烏頭似蚶音于

下來蚶音咸切似
蛤出海中

臨海水土物志日下來蚶雖似烏頭各自有種

又日蚶蛤有似烏頭

臨海水土物志日越王形似蚶殼赤尾如人爪形

梁書日何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

白魚鮓市漁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

之學生鍾玩日鮓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

仁人用意深懷慘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

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香

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味竟陵王子

良見玩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

茅君內傳日欲合九轉丹先作神釜取東海左顧牡蠣凡

六物令分等各擣三萬杵
 異物志曰古賁灰牡蠣殼
 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
 南越志曰南土謂蠣為蠓甲為牡蠣合澗洲圓蠣土人重
 之誣曰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也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新溪口有蠣嶼方圓數十畝四面皆
 蠣其味偏好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新溪蠣味偏甘有過紫溪者
 嶺表錄異曰盧亭亭盧循遺類也循昔據黃州既敗餘黨
 奔於海島野居唯食蠓蠣疊殼為牆壁
 又曰蠓即牡蠣也其初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
 一二丈者巉巖如山每一房內蠓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
 大小不等每潮來諸蠓皆開房伺蟻入即合之海夷盧亭

亭者以斧揆取殼燒以烈火蠓即啓房挑取其肉貯以小
 竹筐赴虛市以易醋米盧亭好酒以蠓肉換酒也蠓肉大者鮓為炙小
 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腸胃

蜺

爾雅曰蜺小者曰珧

郭璞注曰新燕蛤也江東呼為蜺也

蟹

廣雅曰蟹蜺也其雄曰蝦蟇其雌曰轉帶

山海經曰大蟹在海中蓋千里又女丑有大蟹廣千里

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海陽獻蟹

大戴禮曰蟹二螯八足非鱸之穴而無所寄托者心躁也

孫卿

禮記檀弓下曰成人有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

宰遂為之衰成人曰蟹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

永嘉郡記曰安國縣有山鬼形體如人而一脚裁長一尺許好噉鹽伐木人鹽輒偷將去不甚畏人人亦不敢伐木犯之即不利也喜於山澗中取石蟹伺伐木人眠息便十斗五五出就火邊跋石炙噉之嘗有伐木人見其如此未眠之前痛燃石使熱羅置火畔便伴眠看之須臾魍出悉皆跋石石熱灼之跳梁叫呼罵詈而去此伐木人家後被燒委頓不復蘇其西平新羅後曰天無至矣

博物志曰南海有水虫名崩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掬莢崩開甲食則蟹亦出食崩合甲蟹亦還入為崩取以歸始終死不相離

又曰蟹漆相合成水 神仙服食方云

又曰秋蟹毒者無藥可療目相向者尤甚

支中記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

在水中

淮南萬畢術曰燒蟹致鼠

搜神記曰晉太康年中會稽郡蟊螟及蟹皆化為鼠也眾

覆野為災食稻

述異記曰出海口北行六十里至騰嶼之南溪有淡水清

澈照底有蟹焉筐大如笠脚長三尺宋元嘉中章安縣民

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過常虎其夜夢一少嫗語之曰汝

噉我知汝尋被噉不屠氏明日出行為虎所食餘家人殯

瘞之虎又發棺噉之肌體無遺此水今猶有大蟹其敢復

犯

廣五行記曰元嘉中富陽人姓王於瀆中作蟹斷且往視

之見一材頭長三尺許在斷中而裂開蟹出都盡乃治斷

出材岸上明且往視之見材復在斷中而裂開如前王又

治斷出材明晨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籠中
擔歸去家一二里聞籠中窣動聲王生顧見向材段變成
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生日我性嗜蟹比實入破
石斷食蟹以此相負望君恕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王曰
汝犯暴人罪自應死何以多言此物曰君何姓名頻問不
已生終不答去家轉近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
至荆南王逐家以火焚之士俗謂之山猴知人姓名則能
爲傷人耳
又對軍行地無放生蟹者宜急移吉蟹魚之類水失其性
則有此孽

嶺南異物志曰嘗有行海得洲渚林木甚茂乃維舟登岸
繫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
蟹也

嶺表錄異曰水蟹螯殼內皆鹹水自存味廣人取之淡煮
吸其鹹汁下酒黃膏蟹殼內有膏如黃蘇加以五味和殼
燂之食亦有味赤母蟹殼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以
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麪爲蟹餌饈珍美以尙
紅蟹殼舂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盃也虎蟹殼上有虎班
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邊
本草經曰蟹味鹹治胷中邪氣熱結痛
張敞集曰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遽伯玉受孔氏
之賜必及鄉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耳

何遜詩云躍魚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楚辭曰大洪山

崔豹古今注曰蟛蜞音滑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

卿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

也俗謂之越王劍

杜寶大業拾遺錄曰吳郡獻蜜蟹二千頭作如糖蟹法蜜

擁劍四食擁劍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

劍是也平

附註 鮑登 小爾 鮑登 小爾 鮑登 小爾

祖台之志怪曰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惑人私通此人

估還於縣東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接為設食食

鮑登食畢女將兩鮑登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

已死乃往省之尚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鮑登

嶺表錄異曰蟛蜞乃蟹之巨者異者兩螯上有細毛如苔

身有八足鮑登則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與

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蟹有大如小楮子者八月

也 人謂吳越志曰 蟛蜞小城遠體遠白外

彭蠡

爾雅曰蟛蜞小者螃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蠡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

睦於兄弟每採摺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蟛蜞以資

養大蟹 小蟹 以自食

搜神記曰晉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化為鼠食稻為災一小

崔豹古今注曰彭蠡小蟹也一名長卿

嶺表錄異曰蟛蜞吳呼為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

越閒多以鹽藏貨於市

蝸朴

臨海異物記曰蝸朴大於彭蠡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彰目屈小螯以取食
嶺表錄異曰蝸朴乃大彭蠡也殼有黑斑雙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以自食

沙狗似彭蠡沙為穴見人則走曲折易道不可得也

招潮 臨海異物志曰招潮小如彭蠡殼白依潮長背坎外向舉螯不失常期俗言招潮水也

招潮

嶺表錄異曰招潮子亦彭蠡之屬殼帶白色海畔多潮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倚望

臨海水土物志曰倚望常起顧睨西東其形如彭蠡大行塗上四五進輒舉兩螯八足起望行常如此唯入穴中乃止

石蝸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蝸大於蟹八足殼通赤狀鴨卵

蜂江

臨海水土物志曰蜂江如蟹大有足兩螯殼半如石蝸同不中食也

蘆虎

臨海水土物志曰蘆虎似彭蠡兩螯正赤不中食

石華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華附石肉淡

會稽地理記曰鄞縣濱多不韋遊

蝮蟬上古侯切

劉欣期交州記曰蝮蟬似瑇瑁龜頭鼈身蝦尾色斑似錦

文大如笠四足漫湖無指甲前有黑珠可以飾物

臨海水土物志曰龜蟬其狀龜形如笠味如龜可食卵大

如鴨卵正圓中生噉味美於諸鳥卵其甲黃點注之廣七

八寸長二三尺有光色

左思吳都賦曰龜鼈鱗鱗人呈鱗此表水澤

鱣胡遵切

廣志曰鱣似便而負雌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

海中吳錄地理志曰交阯龍編縣有鱣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

二足似蟹長五寸腹中有子如麻子取以作醬尤美

裴淵廣州記曰鱣廣尺餘形如熨斗頭如蜣螂腹下有十

是南人重之以為鮓

南越志曰漲海口有鱣每過海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

乘風而遊

嶺表錄異曰鱣魚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盃斂背眼在背上

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傍為六脚有尾長尺餘三稜如椽

莖常雌附雄而行捕者必雙得之若槁去雄者雌者即自

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菘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脚和

以為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者小置之水中即雄

者浮雌者沈

琴鱗

臨海水土物志曰琴鱗與鼃相似

潮水土物志曰海鰲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盃斂背眼在背上

其肉脚和以為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雌者小置之水中即雄

者浮雌者沈

琴鱗

臨海水土物志曰琴鱗與鼃相似

潮水土物志曰海鰲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盃斂背眼在背上其肉脚和

者浮雌者沈

琴鱗

四

張

臨海水土物志曰海蟹如鼉狹後廣前其肉中食亦又多膏

鼉類上音朝

臨海水土物志曰鼉類似龜蟬腸如羊胃中啖

臨海水土物志曰越王筭如筭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

中見仍取之即可心中存來取即入土中

石蚊去蚊

臨海水土物志曰石蚊生附石長三寸如小竹大有甲正

黑中食

陽遂足

臨海水土物志曰陽遂足此物形狀背青黑腹下正白有五足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頭尾所在生時躡軟死即乾脆

鬮上音迷下音麻

臨海水土物志曰鬮龐龜蟬相似形大如麋生渤海邊沙

中肉極好噉一枚有三斛膏

土肉

臨海水土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

無口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中食

蝦

爾雅曰鰯大蝦也蝦大者出海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為鰯音郎

東觀漢記曰馬稜字伯威為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

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王隱晉書曰吳後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或語脩蝦

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

示脩脩乃服廣州記亦云

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緩耳貫胃之民來獻珠蝦
世說曰虞嘯父為孝武帝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閣下初
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意對曰天時尚暖魚
鼈蝦鮮未可致尋有所獻帝撫掌大笑

異物志曰蝦種多蟻最大中作脯
南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簡文
以盛酒水及飲酒躍於外筮之曰三旬當後廷有告變者
果有生子人面犬身

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縱廣數丈正方面名曰鮮
魚無頭目亂所內無腹藏眾蝦附之隨其東西越人煮食
之

嶺南異物志曰南海有蝦鬚長四五寸尺
嶺表錄異曰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腳有鉗

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峒忽見惚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
是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刺尖利如鋒刃刺上有鬚
如紅筋各長二三尺前雙腳上有鉗云以此捉食鉗鹿如
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
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盃也

北戶錄云滕脩為廣州刺史有客語脩曰蝦鬚有一丈者
堪為拄杖脩不之信故去東海取鬚長四丈以示脩方服
其異寧蝦大者亦首尾尺餘閩越率取其肉嚮而為炙又
渾以鹽藏自然紅色謂之紅蝦貢送白蝦肉薄而白瑩如
水精廣人偏食之蓋美而毒詢於閩川吳中悉無此類
嶺表錄異曰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綽菜蘭香蓼等用
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以生菜然以熟飲覆其土就口跑之
亦有跳出醋碟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為異饌也

王朗於魏文表曰夫張大網以漉鱗蝦辱九鼎以享鼃龍
應璩百一詩曰大龜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蚘蟚猶見得何
云鱗與蝦鱗與蝦
葛龔與張季景書曰夜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噉
燭蝦燭蝦
其異乎大海月其異乎大海月
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指
如搔頭大中食如搔頭大中食
謝靈運詩曰挂席拾海月謝靈運詩曰挂席拾海月
人入式三玉蟻人入式三玉蟻
臨海水土物志曰玉蟻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此大下小其
殼中挂灸之味似酒殼中挂灸之味似酒
陵龍陵龍

臨海水土物志曰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
角南越嘉羞見之貢逐角南越嘉羞見之貢逐
嶺表錄異曰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為乾燒
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帶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
為射踏子也為射踏子也

玳瑁

嶺表錄異曰玳瑁形狀如龜唯腹背甲有斑點其大者悉
似盤蓋其肉雖肥而骨皆硬似盤蓋其肉雖肥而骨皆硬
本草經云玳瑁解毒兼云辟邪余寄居廣南日見盧亭島
夷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
者二片帶於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亦甚苦楚後
養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或

云玳瑁若生帶之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無此驗

嶺表錄異曰蠭蟻俗謂之茲夷乃由龜之巨者火宜其背

可負而行產潮循南中鄉人採之取殼以貨要全其殼須

以水擦其肉龜吼如牛聲響山谷廣州有巧匠取其甲以

為梳篋盃器之屬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岸間有青水母東海謂之蛇

水母

嵐志曰水母如羊脬在海中常浮聞人聲沉水底可生切

食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岸間有青水母東海謂之蛇

張茂先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廣數尺正方面名

曰水母無頭目所處則眾蝦附之隨其東西南北可煮食

之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岸間有青水母東海謂之蛇

異物志曰水母在海汎汎常浮其狀正白常在水上浮也

嶺表錄異曰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其形

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盃腹下

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唯

食其涎浮汎水上捕者或過之即歛然而沒乃是蝦有所

見耳越絕書云海鏡以蟹為腹水母即蝦為目也南中好食之

海鏡

嶺表錄異曰海鏡廣人呼為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

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

子其小如豆黃而螯足具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

腹海鏡亦飽余曾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

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山獮豸與之類也主時之節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四
其小也豆黃而豔其色青
中其莖常厚則成雲母
終深殺異則諸論說人
也

燕

其江... 亦... 異... 志...
其江... 亦... 異... 志...
亦... 異... 志...
亦... 異... 志...
亦... 異... 志...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四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其... 亦... 異... 志...

謹謂塗之八蠻蟲也春秋考異郵曰三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入目而化風列波

激故其命從蟲蟲之為言屈申也蘇林曰聖人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

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數隨着身入皮膚中復飛去

魏書華佗傳曰廣陵太守陳元龍得疾所苦臂中煩滿面赤不能飯佗持其脉曰府君胃蟲有數升欲成內蝕病食腥物所為也今可去也即作湯二升先飲一升須臾復一升食頃吐出數升蟲長一二寸赤頭皆播半軀皆是生魚膾也

趙書曰前石時淳觚白羌婦產卵大如孟剖之有蟲如巨蟻二足立行異苑曰四十四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脫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曰不須憂此侯之瑞也

後魏書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木骨間死于車庶會自號柔然役屬於魏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

隋書曰田式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所愛奴嘗詣式自事有蟲止其衣袷上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棒殺之曰

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衆也淮南子曰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

有齒者噬有毒者蠶有蹄者跂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

又曰故草食之獸不疾易敷疾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

又曰太陰所在螫蟲首穴處鵲巢以鄉為戶

又曰水食者善游能寒魚鼈之土食者無心不惠屬是也

又曰介蟲之動以固介即龜也之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器

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採

又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猶輕埃之應飄風

也

孫卿子曰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論衡道蟲篇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蟲

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蟲頭赤身白頭黑身黃復應何

官耶今蟲食五穀則為災桂蠹桑蝎不恠何也桂中藥桑

給蠶何可不恠書卷不舒衣襪不懸皆生蟲也此復關何

吏耶又曰司南之杓投於地其柄南指魚肉之蟲集地北行自

然之性也世本曰廩君乘土船至鹽場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聽鹽神為飛蟲諸神從而飛蔽日為之晦廩君不知東西所當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縷遺鹽神曰縷此與爾俱生鹽神受縷而縷之廩君應青縷所射鹽神死天則大開

崔豹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
 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青鸞書搜神記曰東陽劉寵北征將炊飯盡變為蟲又家人蒸粝
 亦化為蟲火愈猛而蟲愈壯寵遂見誅仲興書廣五行記曰漢武帝幸甘泉宮馳道中有蟲赤色頭目鼻
 盡具觀者莫識帝使東方朔視之對曰此秦時拘繫無辜
 衆庶愁死咸仰首歎曰怪哉故名怪哉此必秦之獄虜朔
 又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沃之當消於是取蟲致酒中
 須臾糜散此亦秦時獄中事相譚新論曰睢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嘗坐重罪繫獄佯病
 死數日毀蟲出而復活此亦秦時獄中事易通卦驗曰遘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期鳴

蟬

言語之象今失節不鳴鳴則失時故多妖言

毛詩蕩之什曰咨汝殷商如蜩如螗注蜩蟬也

毛詩疏義曰鳴蜩蟬也宋衛謂之唐蜩陳鄭云蜩海岱之

閒謂之蟬通語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蜩始鳴季秋之月寒蟬鳴

又檀弓曰范則冠而蟬有綏蟬也綏謂蜩

爾雅曰蜩蜩蜩夏小正曰蜩蜩呼為胡蟬蜩蜩江南謂之蜩

蜩音蜩蜩如蟬夏小正曰蜩蜩呼為胡蟬蜩蜩江南謂之蜩

蜩而小蜩馬蜩蜩中最大蜩寒蜩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

孝經援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其息

曆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庶放逸立秋之日寒

蜩鳴不鳴人臣不力爭此亦秦時獄中事

梁書曰朱异為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

蟬正集昇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又曰何戡為吳興太守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戡蟬雀扇善
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寶先皆能畫歎其巧
絕戡因王晏獻之土令晏厚酬其意

後周書曰宣帝汰侈既自此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嘗自帶
綬及通天冠加金附蟬額見待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
有綬者並令去之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遊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
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不得遺被故

又曰鵬之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
以六月一息者也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處而飛搶榆枋
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以九萬里而圖南為也

孫卿子曰曜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樹無
益人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明火也又見呂氏春秋

淮南子曰孟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寒蟬青蟬也蟲陰類感氣鳴也
又曰蟬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然之音也

然如也
又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三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二十日而
蛻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
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
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若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

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論衡曰王充建武三年生為小兒不妄狎儕倫不掩雀捕

蟬

鹽鐵論曰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

揚雄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蟪蜩江南呼為蟪蜩也

陳鄭之間謂之蜩蜩音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

之蜩齊人呼為蜩音枝其小者謂之蟪或謂之蟪

別名蜩馬也其小者謂之陵蜩如蟬而小青色今有文者此方言誤耳

謂之蜻蜻爾雅云蜻其雌謂之疋切

音黑而赤者謂之蜩蜩音黑而赤者謂之蜩蜩音黑而赤者謂之蜩

蜩聞蜩也按爾雅以蜩為寒蟬月令亦謂寒蟬鳴即寒蟬詳據也寒蟬寒蟬也似蟬而小蟬音應崔豹古今註曰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為齊女何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以義小虱感於當腰之帶意欲高貴而不與斷又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靈通三教步托曹大家蟬賦曰吸清露於丹園抗喬枝而理翮崇皇朝之輝光映豹豹而灼灼陸雲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之有幘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

應侯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其攀木與鳴食土所歎余昔僑處竊有感焉公侯常伯乃身紆紫黻手執龍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於土盧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騰儀像於雲門望景耀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獨珍

傳玄蟬賦曰美茲蟬之純潔稟陰陽之微靈

傅咸粘蟬賦曰櫻桃其為樹則多蔭其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所之前時以盛暑逍遙其下有蟬鳴仰而見之故命粘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韓君曰雞鳴聲相似也毛詩甫田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蠅之為蟲

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六月青蠅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

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龔遂遂曰陛下之側讒人衆多願

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也又青大大和十市日東觀漢記曰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托

驥之尾得以絕羣喻乘下下

後漢書曰楊章為杜喬李固薦為平原令後喬固被刑章行赴洛見喬固暴屍坐其旁驅逐蠅蟲

魏略曰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趨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

地踏壞之。張勃吳錄曰曹不興帝使畫屏風筆落素便點爲蠅帝疑
生乃彈之。前秦書曰苻堅欲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
親爲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
人相告曰官余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
事何從泄也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衣青衣大呼于市曰
官令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梁書曰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蟲之類密置拌邊恐厨人
獲罪不令人知見

北史曰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唐書曰武儒衡爲中書舍人元稹知制誥儒衡一日因會
食公堂有蠅集瓜上忽發怒命擊去之日適從何所來而

邊集此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汲焉犬也
一盃酒蠅漬其中匹夫弗嘗小也

韓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毆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
非朱也

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素邑犬羣吠吠
所惟也

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主獲罪
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天下一人知

己者足以不恨。崔豹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晏子曰東海有蟲巢蚊睫乳而不飛蚊不驚名曰焦冥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

又曰焦螟生於蚊睫離珠子羽拭眼而望弗能見也
莊子曰夫愛馬者以筐盛屎以屨盛溺適有蚊蚋撲緣而
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脣

又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
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蚋啮音膚則通霄不寐矣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時麗忽毀
譽之於己也猶蚊蚋之一過也

又曰蜂蠶螫指而神不能淡音蠹音而性不
能平今憂患之來嬰人心也非直蜂蠶之螫毒而蠹蚩之
憎音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何哉

牟子曰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轉為蠹蚩
聲則翹尾而躡蹠

夏侯子曰一螳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荊州高齊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於其中
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
恠哉

又曰白鳥蚊也齊桓公卧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
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之於邑白鳥營飢而求飽
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帳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
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噉音切音立公之肉而退其蚊有不

太平御覽 卷九十四十五 田倫

知足者遂長嘯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
白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孝子傳曰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母牀下恐蚊蚋及父
母曰自其效也
蕭廣濟孝子傳曰鄧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牀下以
自當之
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蟲焉日明者見之每生九
郊復成九子蜚而俱出蚊遂不知
論衡曰蚊蚋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於蚊蚋蚊蚋有勢也
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夏時多蚊蚋
而終不搖扇恐蚊蚋去已而及父母
嶺南異物志曰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
每熟即析裂蚊于群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嶺表錄異曰蚊母鳥形如青鵝皆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
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
蚊子亦呼爲吐蚊鳥

晉書曰惠帝時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屍識者以爲韓
氏將屍戮俄而韓謚被誅

淮南子曰蚩戢積血以類推之也許慎曰蚩食血
又曰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稷糧之資而不飢
又曰上古之時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
蟲蚩

梁書曰梁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初貴嬪少時與鄰
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又曰孫謙居身儉素牀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列子曰日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淮南子曰涵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

涵牛受一崑山之玉填也填式也而塵垢弗能汗也

又曰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也

呂氏春秋曰缶驢黃蚋聚之有酸也美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上聖不能以茹魚致蠅蠅愈至

臭以致之之道不去也

蜉蝣

毛詩曹蜉蝣曰刺奢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有羽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

爾雅曰蜉蝣渠略

似蝓蛻身狹而長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

說文曰秦晉之閒謂蜉蝣為渠略

郭璞注曰似天牛而小有甲也

又曰蜉蝣略音蟲也一名蜉蝣朝生暮死陸機毛詩疏義曰蜉蝣方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

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令人

瘳炙噉之美於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飲食三日而死以蜉蝣為龜憂養生之具必失之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蟬蜉蝣在水中翕上尋死隨流而去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候秋吟蟬蛸出以陰

蟻蠓

爾雅曰蟻蠓小蟲似蚋喜亂飛

漢實錄曰周太祖軍至北郊時慕容彥超自負沉勇謂上

曰北來都將臣盡諳知以臣觀之蟬蛸蟻蠓耳

列子曰朽壤之土春夏之月蟻蠓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莊子曰孔子聞者聃之言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

醯雞歟醯雞者甕中之蠓也

淮南子曰衰世則聚蟲滿野許慎曰飛蟲蟻蠓

抱朴子曰蠓蠅之育於醢酢芝朮之產於木石蛭蠃之滋

於滄澤翠蘿之老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造也

字書曰蟻蠓小蟲風春雨礎者也

蝴蝶

魏濟書曰魏收嘗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蚊蝶

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等宴文襄曰魏收博才

無官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揚遵彥理屈已

倒遵彥從容曰我綽有餘暇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

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梁書曰沉麟七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如故抄寫火下細

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仍

製黑蝶賦以寄意

漢實錄曰石監門衛大將軍許遷言臣奉命博州至博平

縣戴村有蝶彌直數里一夕言並化蝶飛去

列子曰鳥足以其根爲蟻蟻其葉爲蝴蝶

莊子曰昔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覺則

瞿瞿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

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抱朴子曰鬚孺背千金而逐蚊蝶越人奔入珍而甘龜蛇
金樓子曰陳思之文辭才之後也而武帝誅之尊靈永蟄
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擬於昆蟲
施之尊極不其蚤乎
崔豹古今注曰蚊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東人謂為撻來
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有如蝠蝠者或黑色或赤斑名曰
鳳子一名鳳車一日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廣五行記曰晉安帝義熙中烏陽人葛輝在妻家宿三更
有兩人把火逕至階前疑是惡人便打之欲下杖悉化為
蝶蠟紛飛散有一物衝輝腋下便打倒地輝少時而死
嶺南異物志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物如蒲帆
飛過海將到舟旁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墜地視之乃

蚊蝶也海人夫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嶺表錄異曰鶴子草蔓上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收於
粧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為蝶蝶赤
黃色婦女收而帶之謂媚蝶

螢

毛詩豳七月曰町疇鹿場熠燿宵行

螢火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
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羞
也者進也
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爾雅曰螢火謂熠燿也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

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後漢書曰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協走
小不津帝與王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
還宮

隋書曰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
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
崔豹古今注曰螢一名輝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
一名丹良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焉

月令丹鳥羞首鳥白鳥即蚊也丹鳥螢也

說文云秦人謂蚊曰蚋

淮南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
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祖台之志怪曰昔懷帝永嘉小譙國丁祚渡江至陰陵界

時天昏霧在道北有社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額
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祚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
處聚血皆化為螢火數千枚縱橫飛起
本草經曰螢一名夜光一名明照一名熠燿

潘岳螢火賦曰爛若飛電之霄遊熤如移星之雲流動

集飄揚灼如隨珠熠燿若丹藥之初葩影類若流金之在
沙

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意遂有感
於是執以自焔而為之賦其辭曰感詩人之攸懷兮躡熠
耀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

日月期自竭於陋形

毛詩節小宛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桑蟲也蜾蠃蒲
盧也負持也箋云蒲

子係眾多也螽斯羽詵詵兮螽斯也毛詩幽七月曰五月斯螽動股斯螽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尔雅云螽斯螽切龍蝓也楊雄云春黍也幽州謂之春箕角長青色斑黑其股似瑇瑁文五

毛詩題綱曰螽斯名螽蝓各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眾多

尔雅曰螽音螽螽蝓郭璞注曰螽蝓也俗呼螽蝓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攜則服翼兩頭並翔廢江淮山瀆之

祠搖光不明服翼九足服翼附鼠也

孝經援神契曰蝙蝠伏匿故夜食

爾雅曰蝙蝠服翼也

齊人呼為蠖蠖或謂之鼠職墨二音

抱朴子曰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其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水經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鳥多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荆州記曰宜都夷道縣有石穴穴中有蝙蝠如鳥多倒懸崔豹古今注曰蝙蝠一名仙鼠又曰飛鼠五百歲則色白

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為倒挂鼠食之得仙幽明錄曰淮南郡有物鼠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

置鴞音離以塗壁夕有數蝙蝠大如雞集其上不得去殺之乃絕屋簷下巴有數百人頭懸

范汪治瘡方曰蝙蝠七枚合搗五百下發日雞鳴服一丸

禺中一丸遇發乃與粥清一升耳蟻聚其土不捨去之

幽州雜記曰守宮音神人製太帝米瑯曰其成之矣

吾詩錄而月日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陸機毛詩疏義曰蜴一名榮原水蜴也或謂之虺蜴音蛇

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也

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守宮食蠶宋均曰守宮生於土蠶藏物屬坎水也

爾雅曰蝮蜥蜴蜥蜴蜥蜴守宮也轉相解傳異語別四名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為

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跛脉脉善緣壁若非守宮

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

抱朴子曰謂蜥蜴為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蜴

又曰沙磧無量而珠璧甚夥焉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蜥

盈數而虺龍希覲魚鱗獸腹腹鱗鱗中平節時於五

王充論衡曰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人五色無主

禹乃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壽也死歸

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
輒滅去之空人無謂今賦曰天子矣

又曰取七月七日守宮陰乾之治合以井花水和塗女人
身有文章則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徐懷遠南越志曰成陽縣樹多守宮大者能鳴謂之蛤蜊
郭義恭廣志曰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似蝦蟇有尺餘蝦

蟇有屋壁間者有草野者有石上者
博物志曰蜥蜴或蝦蟇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

滿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故號曰守宮
崔豹古今注曰蝦蟇一日守宮一日龍子善於樹上捕蟬

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為蜥蜴其短大者名為蝮蠖一日
蝮蠖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日玄蠖一名綠蠖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

其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還草中

干寶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蜥蜴從屋棟落其

腹內因苦腹痛一云六

夢書曰守宮為寡婦着垣牆也夢見守宮憂寡婦人也

吳氏本草經曰石龍子一名守宮一名石蜴一名山龍子

楊子雲解嘲曰今子乃以鷄梟而咲鳳皇執蝦蟇而嘲龜

龍不亦病乎

蜥蜴

爾雅曰蜥蜴蜥蜴也郭璞曰黑甲

張揖廣雅曰天柱蜥蜴也一作天社

許慎說文曰蜥蜴一日天柱一作蜥蜴

衝波傳曰蜥蜴無鼻而聞香一作蜥蜴

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蜥蜴穢飽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蜺蜎
 崔豹古今注曰蜺蜎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周所謂蜺
 蜎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蜺一名蜺蜎一名弄丸一名轉
 丸蜺一名蜺蜎一名弄丸一名轉丸
 夢書曰蜺蜎為憂財輔以行者夢見蜺蜎憂財糧也

白魚

爾雅曰蟬音淫白魚也衣書中蟲一名蜺魚音丙

張揖廣雅曰白魚蛎魚也

齊書曰明帝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勅臺省
 府署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

本草經曰白魚一名衣魚治婦人疝疝小便不利小兒頭

中風項彊皆宜摩之生咸陽

吳氏本草經曰衣中白魚一名蟬

范汪方曰治小便不利取白魚二七搗之令糜爛分為數
 丸頓服之即通也

螳螂

易通繫卦曰螳螂搏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
 害捕搏之象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不生是謂陰息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

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

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淮南

又曰楚莊王將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孫叔敖曰臣園

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螂在後欲攫而

食之螳螂方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螳螂生蔡邕月令章句曰螳

鄭禮記注曰螳螂螳螂也王瓚曰尔雅云莫翁螳螂同類物色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肌齊

究以東謂之馬敷螳螂有斧蟲江東呼為石螳螂音謀翁戶各反不過螳螂螳螂爾雅曰莫翁螳螂螳螂螳螂別名其子蟬蛸音禪蟬音搏螳音焦

張揖廣雅曰芊芊蛸蚘螳螂也博焦洩冒焦螳蛸也華嶠後漢書曰蔡雍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雍者比

至而酒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雍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

而去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雍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戲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

心聳然唯恐螳螂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雍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夫穿友因諷諫以激於王以清其懷九挾彈從後圍

而來衣浹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自以為安不知螳螂

超枝緣條曳要舉刃欲捕其形也螳螂貪心務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盛綠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螂也

莊子曰莊周游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執彈而宿留之宿留伺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

且搏之執草以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也莊周林然曰憶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

反走又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

又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司馬彪曰非不有美才顧不勝任耳

揚雄方言曰螳螂謂之螳或謂之丁或謂之蚌蚌郭璞曰江東呼

屬方音依此失其旨許慎說文曰螳螂不過也一名螳螂一名斬父

邯鄲氏笑林曰楚人居貧請淮南方得螳螂伺蟬自鄆葉

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

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以葉

自鄆問其妻曰汝觀我不妻始時怕答言見經其乃厭倦

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賣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

詣縣縣官受辭和說本末官大笑赦而不治

夢書曰螳螂為正人蔽匿草也夢見螳螂憂亡命者號

范子計然曰螺蛸出三輔止價三百人食之曰螺蛸

吳氏本草經曰桑蛸條蝮一名毒焦一名致神濃鹹無

毒

成公綏螳螂賦曰載翼應時延頸鵠望推翳俟前翹翼高

扒鳥伏蛇騰鷹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躍螻蛄而逞壯距

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

郭璞螳螂讚曰螳螂氣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勾踐是避

勇士致斃勵之以義

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螂蛆搏地宋均曰螂蛆生于土

也為爾雅曰藜蒺螂蛆郭璞曰以蝗大腹

張揖廣雅曰螂蛆吳公也吳公其大齊魯以

莊子曰螂蛆甘帶同馬彪曰帶小地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公吳公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吳公見蛇能以

氣禁之蛇即死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蝮於蟾蜍騰蛇游霧而殆于螂蛆諸

月中蝦蟇也食月故曰食於蟾諸螂蛆蓋吳公也殆猶畏者也

沉瑩遠南越志曰綏定縣多吳公其大者能以氣吸蜥蜴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吳公出徐聞縣界取其皮可以冠鼓

宋永初詔亦同

沈懷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吳嶼山吳公千萬積聚或

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

屏而東西不定悉吳公也

嶺表錄異曰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鞣鼓取其肉

曝為脯美於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噉牛俚人或遇之則鳴

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陶潛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

蠱人噉其食飲无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

願一雙吳公長尺餘便於拌中跳走遊快飲食安然无他

王琰冥祥記曰沙門安法開者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

自屋墮地旋徊而去

葛洪遐觀賦曰吳公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

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稱金爭買以為羹炙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六

無以氣凝果肉自收時蘇金華以氣凝矣
葛洪曰蜂蟻知日吳公水濟其自迷
自其即能識路遠人後腐則見海中
王象其林黃日此門安籍開香北人
顯一雙吳公吳公似蟹似蚌中細法
蟻人如其食治天不吐血液滋潤之
人食穀則其食治天不吐血液滋潤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蟲牙部四曰通曰一落齒融一落齒融

將美蚯蚓亦曰通曰一落齒融一落齒融

淋泉時時通曰蚯蚓長土為聚隆然陸

河圖說徵曰黃帝起大蚓見

大戴禮曰蚓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

用心一也文子孫卿淮南子同地無魚鱗自

禮記月令曰孟夏蝻螟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

結入春解曰黃帝時其大戴禮曰蚯蚓結其

孝經援神契曰蟻無食勞無勢故無心

爾雅曰蠶羌切蠶苦顯蠶他典切即蠶也

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神龍失勢還與蚯蚓同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蟻大如虹

淮南子曰太陰在土蚯蚓結為陽候

抱朴子軍術曰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又宜備反叛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所乘

故也

昂氏春秋曰黃帝時而見大蟻土氣勝故其色尚黃高誘曰蟻

也也淮南萬畢術曰苓皮蟻脂魚鼈自聚注曰取苓皮之漬水

斗半燒石如炭狀以淬蟻脂中已置苓皮水中七月已置

沼則魚鼈自聚矣大隄又

楊泉物理論曰檢身止欲莫過於蚓此志士所不及也

郭義恭廣志曰閩越江北山閒蠻夷啖蚯蚓脯為羞

崔豹古今注曰蚯蚓一名蜃蠃一名曲蠃善長吟於地中

江東謂為歌女或謂鳴砌蜃蠃苑善二音

述異記曰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

月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

也蚓並張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與德願並誅

劉劭叔異苑曰益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

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着青

裙白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厯厯有聲發之見一青

色白領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

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或謂雙暫同阜蠶矣廣五

行記曰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氏

水鄉蚯蚓土蟲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

歸直是歲隋平陳

又曰隋煬帝大業中河南有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暗婦

切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惟其味竊藏一嚮以示兒兒還見

太平御覽

卷九百四十一

七

七

七

七

欲送婦詣縣未及而雷震其婦俄而從空落身如故而易
 頭為白狗頭人養不養故兩以部
 郭景純蚯蚓讚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姪於阜
 螽觸而感物無乃常雄白雌土蟻出則其窟穴以曲
 吳氏本草經曰蚯蚓一名白頸螻蟻一名附引附引
 葛洪療喉卒腫方曰用白頸蚯蚓十四枚搗以塗喉外立
 愈白頸蚯蚓一名白頸螻蟻一名附引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白頸蚯蚓一名土龍生蜚谷平土
 白頸者是其老大耳土龍易為食恐入中元神自
 尚書大傳曰鉅定螺鄭玄曰鉅定釋也今屬樂
 禮記內則曰蝸醢而苾食安故有縣屬齊螺蝸牛也
 爾雅曰蚘羸蝮蚘郭璞曰音移事
 中取直音景味示

張揖廣雅曰蠹羸蝸牛蝮蚘也主醫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
 反一十
 許慎說文曰蝸一曰蝮蚘蝮蚘
 山海經曰清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保蠹郭璞曰保蠹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蝮蚘味鹹寒無毒一名陵蠹一名
 土蝸一名附蝸生泰山池澤生陰地沙石垣下蝮蚘入三
 十六禽限又曰是四種角之例營室之精疾陳華
 毛詩魚藻彼都人士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毛詩義疏曰
 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蠹
 左傳喜口滅文仲曰蠶蠹有壽而汎獨乎或蠶

又昭三曰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
夫戴禮曰神以國有蜂蠶不螫嬰兒
張揖廣雅曰杜伯蠹蠶也
說文曰蠶毒蟲也

魏志曰彭城夫大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華佗令温
湯澀熱漬手其中卒可得瘳但勞火數為湯冷暖其日
即愈景菜本草曰蠶熱刺寒無毒一曰刺蠶一曰
北史曰齊後主詔鑲南陽王綽赴行在所而省之問在
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蠶將咀漢看時極樂後主即夜索
蠶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
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
奏聞綽由是火為後主寵者曰蠶之國也
唐史曰劔南本無蠶嘗有人任主簿將之至今呼為主簿

蟲

莊子曰老聃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隳四時之施其智僭音於蠶蠶之尾而猶自以為聖人
不可恥乎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上幸於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
臣等柳捲各一云帶之免蠶毒辟溫氣
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有書生入亭宿
明掘得蠶大如琵琶尾長數尺亭遂安靜
葛洪方曰蠶中國屋中多江東即無也

稽含遇蠶賦序曰元康二年余中夜遇蠶客有戲余曰俗
諺云過滿百為蠶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
喟然而歎遂作賦

焦贛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

又復之萃曰蟬蟬戴怨不能上山却推跛蹶損傷其顏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蟻所制

大戴禮曰十二月亥駒賁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周官曰饋食之豆蠶蜚醢蠶也蜚也蜚子也

禮記檀弓曰千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

四隅鄭玄曰書藉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

又內則曰蜚醢蜚也蜚子也

又學記曰蟻子時循之其此之謂乎蜚也蟬也蟬之子微蟲耳時循也

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也

爾雅曰蚘蟥大螿俗呼為小者螿齊人呼螿音村直耕螿

赤蟥蟥音飛螿有子蜚曰蜚蟥也

後漢書曰鉅鹿張角賊起皆着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

巾亦名為蚘賊蚘音魚綺切即蟻字謂賊衆多故以為名

張勃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赤絮膠人視土知有蟻因墾

發以木枝插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螿娘子蝶蛸也

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所作赤絮則此膠也

孟子曰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置一足焉喻聖主之法明至不敢蹈之

又曰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安在莊子曰道在螻蟻

又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

孫卿子曰不食者蟻不飲者蟬

韓子曰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

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又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

又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吞舟之魚陸處不勝螻蟻

淮南子曰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燦焚

突竈突也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鵠鵠音嬌蟻有兼弱之

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役御亦猶是耳

又曰荆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而旁轉如推磨

日左行月右行隨而左轉如推於磨蟻行磨石之上磨左

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時

又曰百尋之山焚於分寸之應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

符子曰東海有鼈焉冠蓬萊而浮游於磨海騰躍而上則

千雲之峯類邁於群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重

川有蜺蟻聞山悅之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鼈焉月餘

日鼈潛未出羣蟻刑反遇長風激浪泉濤萬仞海水沸地

雷震群蟻因此將鼈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如兵

群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遙封壤之巔伏乎窟

穴也

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郭璞曰在崑崙之墟

京房易妖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聚土水且傷人

揚雄方言曰蚍蜉齊魯之間謂蚍蜉音曉西南梁益之間

謂之玄駒燕謂之蛾蟬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音此穴

王充論衡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

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夫聲音孔氣不能

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

也謂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

揚子法言曰食如蟻衣如華不以泰乎

劉義慶世說曰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鬪

孝武不知殷父問有一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
進退惟谷曰食收熱光收華不以寒平
郭義恭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黃
大小數種之蟻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和中人有至武嶺穴中有大蚘蟬甚
天衣備濟曰八生壽靈志云其蟻尚不具其體
西京記曰長安化度廢寺內有礮石徑二尺餘孔穴通
連若欄椅樓臺之狀號曰蟻宮常云於中見蟻金色其大
若蜂動逾萬計乃掘及泉因得此石
張茂先博物志曰蟻知將雨
伏侯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
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崔豹古今注曰牛亭問曰蟻名玄駒何也答曰河內人無

何向見有人馬數千萬騎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
暮家人以火燒殺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
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楊孚法言曰吾見玄駒是也
揚孚異物志曰鮫鯉吐舌蟻附之因吞之又開鱗甲使蟻
入其中乃奮迅則舐取之

劉劭叔異苑曰相謙字劭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
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埒中出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
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
朱應子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搖之有斛許大
蟻死在窟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古今五行記曰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兖州有黑蟻與
赤蟻交鬪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

南時齊明帝殺少帝子業而自立大爲魏軍所破東魏孝
靜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黃蟻與黑蟻鬪黃東魏戎衣色黑
西魏戎衣色黃是時黃蟻盡死時烏歡圍玉壁五旬不拔
歡疾班師而薨

嶺表錄異曰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于窠鬻於市者
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有黃色
大於常蟻而腳長者云南中甘子樹無蟻者實多蛙故人
競買之以養甘子

又曰交廣溪澗間酋長得收蟻卵淘擇令淨鹵以爲醬或
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夢書曰蚍蜉爲小盜銜食行也夢見蚍蜉小盜衆也
神光占曰日行造酒家蟻聚中庭急去之
應璩百一詩曰太魏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蚍蜉猶見得何

云鱮與鯢狴犴旣已備歟復置黃沙

楚辭招魂曰南方赤蟻若象玄蟻若靈壺

應璩與曹昭伯牋曰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烏雀
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
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

郭璞蚍蜉賦曰飾躬人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栢之
窮師由山東之高垤咸萌陽以潛步知將雨而封穴伊斯
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又蚍蜉讚曰蚍蜉瑣劣蟲之不才感陽而出應雨搆臺物
之無懷自然知來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文無附口然味來

不獲發精甘故魏齊後雖乞不才以湖山前舉而掛落

盡之愚林公武爾而附昔

後嗣山山東之島至其以雷遊眠微爾而挂穴世

得與提發煥日諸想人之與具亦四斷而交諒齊齊研之

意以今將之吸不誤矣

昔刺回空或遇幸微亦幽開雖坐候以幸陳慈勉只歎其

繼經與曹訓前數日望池寒瀾雨州齊悲風浪見者息

整精研重日直大法難

天難或臨各修習口

